20/791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四

東莞臣陳　建　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　訂合
庠生沈國元　校正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爲　帝后

按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上凝下靄獨露冲星此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　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初　上率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

無虛日親率妾滕完輯衣鞾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
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
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顚者扶之危者救之收
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
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
爲　皇后　上謂侍臣曰皆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
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
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

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
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　后先獻郭氏
慰悅其意及欲危朕　后輒爲寬縱卒免于患殆尤難於
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
之貧賤邪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
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按我朝　高皇后之德無異姚姒其以志貧賤相惕以夫婦君臣相保難易致儆尤深得納牖之體

丞〇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〇辛巳以李善長等兼

東宮宮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
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
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
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
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
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
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
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
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
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

越千古為一時
諸臣所未逮

傳處周密一
至於此以此觀
喻臣下不啻
家人父子其
有不敢盡心効
死也者非夫
也

工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
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
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
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
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
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晉周
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
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

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一公所言不可忘也

按我　聖祖此舉眞超越千古之見可爲萬古法法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　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百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皆造銀罷以金塗之○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上自舊內遷居新宮

大哉王言每一言利弊必洞徹骨髓可為千古明鑒

○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本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已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初設符璽郎令改為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

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之寶以識勑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俱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我師圖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勢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携二心殺其將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啣藥飲之

刺舜矣心血以祭胡大海鄧陳友定因以祭胡深可矜而狀雖然舜漢之浮于友定不過各為其主舜矣降而復殺是亦友定不過使見幾明決當湯和等招諭之初即開門出降一旦反戈雖才斬不足以贖其辜也至于友定太祖必寬而釋之矣何至堅城

叅政文姝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太祖以賜胡深子禎禎纔其肉以祭父深云

史臣曰陳友定方國珍雖託名元臣其寔元賊蓋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要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窮據數郡終無達圖我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癬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慓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于為尉陀哉漢高帝滅秦蹙項平定中原而尉陀築鷙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今納土其視我海冰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

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二千餘人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茶莫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勑諭永忠等曰王者

拒守自取窮由之禍雖然城亡與亡人之象固當時吾亦不爲友守冤

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它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揉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匪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揉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

舉○又勑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敕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攸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

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南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

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適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　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亏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劉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亏接壤若欲獻計師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

且亏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莫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自親不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圖永州月餘

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眞眞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弃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眞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眞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粮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三

縛主來賞之
扶火殺夫其不又相等雖相扳固然然既放申大义于四境而又爲此不義之舉是猶以盜治盜也此所以受元恩而不能効死于元片紙招降而即以全城歸附其視奴縛主者一間耳

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徃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徃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眞降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眞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眞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綿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亦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

授眞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先是璟圍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圍之鄧祖勝屢戰屢敗其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斫藥而死參政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璟聞祖勝死督兵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

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首聚福山寨元右丞潘莽見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又克仙人寨獲守寨牛參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其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弃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

世傳遇春為雲長公轉世觀其以擊吳雲長刺顏良何異雖然曉勇固無敵矣其忘太祖臨軒之戒乎此所以為功臣第二

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弃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人所據○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雲勇力有謀略嘗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戰敗被執　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安在翰林　上嘗賜以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以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粮盡行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謂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

命未免權都督僉事○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毋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它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蘄州進竹簟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　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紅袍餘不用

五月禁官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爲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守達遂以命與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　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虜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欝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爲滁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

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誠以君民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治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　上嘉納之

按我朝開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精醇剴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無以越此

六月選卒伍能疾行者二百人名曰刻期以通捷報立百戶所以領之○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兵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閘口關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朱亮祖等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懼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璟因使彥高陰賄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畀歸爲

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環命諸將率衆逕進也見吉尼闢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環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賫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欝林州知州張郡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眞執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眞守其城遣指揮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壁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爲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僞副樞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于是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

上以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之○時潼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　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覲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父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于心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徐達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掠擄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襲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眞人印○是月癸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越二日乙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弃城走彰德進克獲嘉降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玉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豹部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開以通

其祖宗有德不過乘宋之衰弱天下未入彼遂逆風竊取天下此所以不百年即底于亡也太祖此言則又天地包涵之德也　尤雅

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
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
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
章俺普朶兒只進巴等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
院哈剌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皆遁○師至通
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
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
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
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
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
王孛羅遂克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
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
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
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啣
璧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
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
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非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
燕京攻濟化門塡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咎濟化門樓執
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
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

宮人妃王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
市肆不移

按傳信錄先是元主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蓋日月並行乃明字隱語也此術士亦神奇矣惜遺其名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按我　太祖雖因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羣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不可重勞興築也罷之又有言遷于長安者以漕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翰林修撰歙人鮑頻對曰胡王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室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雖營鳳陽爲中都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至我　文廟因封燕王得天下後定都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放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曾璞爲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爲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爲侍郎錢用壬爲禮部尚書世家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禎爲刑部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於是督察內外有犯悉

寘于法基復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回京善長懇之基求退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太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　上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

元將王左丞自河中率衆攻潼關守將郭興禦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矛大呼橫衝其陣敵衆披靡興乘勝奮擊之追奔數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

被開國文臣膺爵封者甚寡身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劉基汪廣洋二人俱止封伯此外無封者也

大將軍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州府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今定州）河間俱下之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泪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豈穴之士有能以賢輔

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弃○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眞定元守將孫平竟弃城走○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偏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劉眞王儀爲太子賓客泰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

元平章白鎖住卓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
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弃城遁破磨盤寨獲僞
參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將軍徐達帥師伐
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遣
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畧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垛
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城山鉄山寨皆降之
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莽張獲之悉定金
商均房數州之境○馮勝既克澤州元擴廓帖木兒遣部
將韓札兒來攻楊塌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於韓店

太戰塌等失利○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
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
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鏖戰
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
至暮如是者凡四禴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
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着鞭一來
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欲授
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
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按明運錄　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
方畧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

雲起即伏矢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跨校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利莫敢違竟按城擒賊而還建按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矣而況於人乎何有嗚呼勝國聖祖所謂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此其一徵也柳基昔見異雲而知天子氣此未見雲而預定兵符其淵微神妙知天合天矣大旦弗決有如此臣擴而弗能用非弗能用也天實儲才以左右我 聖祖非其主不以授也故識者謂元亡而明興不在於是年庚申君之北奔而係於當日黎眉之用舍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庶咸辮髮推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心久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員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

何孟春曰秦不師古漢興三代時大法制墜不能復而文爲之末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王胡亂華漢家文物又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氏盡習胡語胡俗非天生我 聖祖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淪矣乎

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觀觀侍太子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燕賜○遣使頒詔報

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奸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達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取太原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王命率師達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庆庸關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扼亢擣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王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

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炊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驒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鹵獲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惇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前奉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　上嘉重之擢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畧擴廓帖木兒竟由是取敗○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

按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亂其禮已廢至是　上命舉行

一日朝退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亦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縣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又一日朝罷　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僞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

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曆數已喪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更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煃遣使朝貢○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勛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于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御史高原僊上言曰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絕無哀戚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者乞禁止以厚風俗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己酉　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

太祖姿性高明帝恐過舉貴翼正其遺事他忠言元政以兵力取天下不能愛恤斯民故底滅亡之其罪大矣之若非我

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寶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弃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勅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于後代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猶義與闕同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眞弃城走追擒之傳友德顧時等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琳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粮詔曰朕本淮右布衣罔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蕃直抵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愚群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粮給軍不弊千里朕思斯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粮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

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粮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秦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粮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粮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懲斂欽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粮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與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粮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大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粮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賫勑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畏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慮○勑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

及生霸朕倡義臨濠以全卿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而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粮而水旱凶荒亦待藉以賑民古大下筦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

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內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退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退官運司類進造引者斬而竣使要令家僮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隻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攒充優免雜泛差徭其犯絡杖斷決徒其刑罪杖一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其兩浙淮河西歲遣御史行都督之又社往山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鹽以行鹽無鹽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鹽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院官制以待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樫詹同爲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

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香及祝文進　上署御名以香祝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行仍與白金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語存諸禮官副在有司○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

按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災害于馬者

二月　上耕籍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更定太廟時享奏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製太廟　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龔斯以金飾木桷藏于各廟仍照六龔祝告焚之○元學士承旨尼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修雷煥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王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益爲侍讀兼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諫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讓爲同知王毅爲

副使○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禮
部尚書崔亮奏撫禮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
丘之西其神王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以侍讀學士
秦裕伯爲侍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
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弃官寓揚州復避地松
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
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
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
之曰海濱之民好關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

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說辭　上命
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上與侍臣論待
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密室自
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
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爲學
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
意矜則忽盈則損驕則悔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
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豈能擴
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　上謂

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

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既而進濂翰林學士禕拜待制○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將曰吾兵少不可與戰乃以計密授指揮許勇等卻走之○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爲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專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

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
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
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
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
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
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
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後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威
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
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
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
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
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此蕃思
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
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
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
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
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鬬其地產
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臨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
臨洮既克秦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兒龍州秦州鞏昌

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
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懇亦以慶陽
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
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籌筭之良視元將崛强北
奔者爲優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
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
象給廩賜服有差○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
及東宮官屬之制○陝西鳳翔府寶鷄縣進瑞麥有一莖
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　上曰朕爲生
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
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
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劫蘇
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太倉衛守禦
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幷及其
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
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
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徃捕未盡倭寇
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養民罔敢
怠荒蠢彼倭夷屢肆劫寇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將統率

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爲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將精騎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達帥諸將趣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則創制禮儀于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上嘗謂瀛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瀛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詔封安南國王王姓陳名日煃○元

也速復侵遏州　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爲偏將軍副遇春征進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太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鬼住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疏卒年四十訃聞　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板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忘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

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芮爲王太子妃○造太廟器成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盤及揮掩枕簟箑等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醬醯醢司服守祧數

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若用以爲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能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審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粮餉之絕至煮人汁丸泥嚥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按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或以爲二人非也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上撫慰懽甚復
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
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
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
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群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
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
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
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
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
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雁門關
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
不華櫛帖木越次白楪驛又擒黔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
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
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沮水爲營先遣人間
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
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
其飢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嘗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
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
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盖里命脫列伯

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刻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王知事不濟無復南向意○

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 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按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達則凶歲壬寅 上率師下豫章鄧愈固薦中召至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盧舍焚燬殆盡鍊柱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友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俞通源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與人言嘗戴鍊冠人因號曰鍊冠道人云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于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 上從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廟成敘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

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襲其位

十月高麗使者聲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俟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儀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開者悅服○遣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

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効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以　部尚書朱昭忤職降爲蘇州知府○勑葬常遇春于鍾山之陰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觀象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即當體之○甘露降于乳清宮後苑蒼松之上

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景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

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井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凉薄烏足以致斯翰林雖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井露降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井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井露降于松栢此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監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

羣臣皆頓首謝○戊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井肅以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温以兵挫其鋒保保兵少却遲明温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温堅守不與戰時指揮于光守羣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關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温都督僉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卒　上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按溢有文武才涖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酬德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衆而後已凡有諍論 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母喪悲慼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感疾而卒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揜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宦豎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動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權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大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

基知惟庸安卒受惟庸福何也

如曰此福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按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却難陶安章溢繼卒當時可相者實無踰於劉基使其爰立事業當有可觀繼此其柱彭良平

占城國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李文忠以所俘脫列帖等獻於師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四 終